正誼堂文集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一

鄞董沛孟如

論議

昭穆論

言常禮則易言變禮則難父子相繼爲昭穆夫人而知之不幸而兄終弟及則所謂昭穆者異乎同乎董子曰將毋同先王之禮所以協夫人情之正者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自六世祖以下親盡迭毀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自高祖以下親盡迭毀夫豈有變制哉而異昭穆兄弟也商之帝小乙祀不及高祖禮且殺於大夫齊之惠

公祀不及其父弁禰廟而無之矣親未盡而主已祧惡見其可也然則儀禮爲之後者爲之子非歟春秋之躋僖公何以爲逆祀歟曰禮之言謂支子之後宗子者也非謂天子諸侯可以弟爲子也弟可以爲子兄可以爲子乎且如後世之皇太叔亦可以爲子乎春秋之逆祀謂於同廟之中躋僖於閔之上也非謂僖之必當禰閔也閔公十歲而殤未有爲父之道而況乎子其兄也祖宗之昭穆子孫之世次繫焉管蔡郕霍諸邦爲文昭也久矣武王沒而或立管蔡一人則所謂昭者將變而爲穆乎管蔡沒而或立郕霍一人則變而爲穆者又將變

而爲昭乎本一支也俄而降焉則移之右俄而升焉則移之左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如是其不正孰大焉傳曰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今使以兄弟爲子不可謂有兄即不可謂有父也元主立弟爲青宮貽笑千古明人泥於爲後者爲子之言遂欲抹摋武宗一代以世宗繼孝宗皆不知禮之過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同其廟異其室皇太叔嗣帝位者廟從其兄惜乎朱子昭穆之圖猶未及此也

女媧論

庖犧氏沒而神農氏作受命者無女媧也自漢呂雉臨

朝陋儒叔孫通輩逢迎太后始有女媧爲天子之說於是春秋緯著其皇號鄭康成因之皇甫元晏因之武曌篡唐遂新女媧廟楊烱又妄引蕭審之語以實之一若牝雞司晨上古已有成例嗚呼何其謬也三皇之號荒遠難稽譙周宋均諸說多不勝數帝王世紀襲庖犧之號而有天下者自女媧至無懷凡十五氏今考伏羲命官柏皇朱襄栗陸所謂十五氏者多在列焉南軒張氏四明陳氏皆謂太昊佐治之官而疑其如諸侯之分國者則女媧亦不得爲天子也正婚姻制笙簧自是作者之聖何必妄稱受命以誣之乎漢書古今人表宓羲神

農加以帝而女媧大庭之屬無是焉可以爲吾說之佐證矣且夫女媧非婦人也考之世本庖犧氏號女媧初分汝水之賜後爲天子因稱女媧雖猶仍緯書之誤而字義實精蓋古文之汝本與女通人表有女艾書序有女鳩女房左氏傳有女叔寬漢書有賢良女敦豈皆巾幗而鬚眉者乎天之有須女則少府星也見於晉書地之有潡女濊女則水名也見於山海經金先世爲女眞明屬國有女直不以男女之女釋也何獨於女媧而疑之新論又謂女媧生顓頊與華胥同稱不知高陽爲昌意之子與女媧相隔數百年也國語炎帝黃帝之母皆

有媧氏女安知非女媧氏乎古人讀有多作演女切其以同音而譌女爲有未可定矣王仲壬曰女皇太昊氏之第世圖爲婦人形吾鄉董次公從其說是知女媧非婦人而不知其非天子也李商隱晉都內人傳曰古有女媧佐宓犧治天下亦不是正爲天子是知女媧非天子而不知其亦非婦人也二千年記載蒙然於公超霧市之中得余之文庶可以徵信哉

辛巳常雩祭服議

光緒七年恭際

孝貞顯皇后大喪臨江府以四月五日成服越四日適

屆常雩郡守周公謂藩司公文開列禮部奏定祭祀日期四月初九日行常雩禮大祀天於
圜丘徧諭所屬一體遵照未嘗稱中祀宜按定例大喪百日期內凡遇大祀遣官朝服行禮之制外官亦一體
朝服行禮於是署湾江縣事董沛謹獻議曰
伏攷禮部奏定祭祀日期皆
天子之制故四月九日常雩大祀天於
圜丘與十一月二日冬至禮無區別省中徧諭所屬一體遵照特遵照本年應祭之日期非謂所屬官吏一體可以祭天也常雩之禮周制壇在南郊之旁自唐武德

初始雩上帝於圜丘合爲一壇至今仍之
大清會典所載
皇帝雩於
郊壇所祀爲皇天上帝故稱大祀外吏雩於神祇壇所
祀爲風雲雷雨山川之神並祀城隍故稱中祀兩處分列其
禮秩然如謂
皇帝常雩可以祀天外吏亦可以祀天必非臣子之所
安也外吏既非祀天而謂神祇壇亦可以稱大祀又非
會典之所許也
南北郊帝王廟朝日夕月諸典禮藩司公文亦一一列

之豈將令郡縣守吏一一遵之乎直省無祭天之壇即不敢僭祭天之禮如從大祀果於何所行之然則公文所稱一體遵照者斷非謂
朝廷之大祀外吏亦一體作大祀也禮曰大雩帝詩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皆天子之禮也南齊始以武帝配是爲祖宗配享之始我
朝則
三祖
列宗皆在配位此何等禮而謂外吏亦可稱大祀邪禮注曰雩旱祭也諸侯於上天之神此即今制天神壇之

所本也又曰諸侯雩山川此即今制地祇壇之所本也
外吏即諸侯也行常雩於神祇壇蓋亦吏諸禮矣夫先
聖之禮以經訓爲萬古之宗
本朝之書以會典爲一代之法參稽所及
天子之常雩與直省郡縣之常雩實有等差自宜依定
例大喪百日期內凡遇中祀素服行禮爲允協不能僭
大祀朝服之制也再攷光緒元年孟夏常雩江西祭日
適屆
毅皇后大喪縞素期內頒聞省中亦朝服致祭一時權
宜與禮不符未可執稱定制況皆傳聞之語並無案牘

可稽何敢以之爲據哉謹議

或謂乾隆九年部頒常雩祝文首稱某官某致祭於社稷先農山川之神疑有社稷亦可援稱大祀不知此舊制也嘉慶二十四年重修通禮道光初頒行列常雩於神祇壇並不列於社稷壇則是常雩之禮與神祇壇一律耳且卽令祝號有社稷亦未可稱大祀也會典分卷等次秩然當時纂修諸臣豈不知祝號之有社稷社稷之爲大祀而顧於直省之常雩仍入之中祀非無說也帝王廟之三皇羲農黃帝也則列爲中祀矣先醫廟之三皇亦羲農黃帝也則夷於羣

祀矣禮有區別豈在一端不能因三皇之神而升先醫爲中祀何能因社稷之神而升常雩爲大祀耶至於撫轅日鈔開列祭期皆外官行禮之事而乃刊布所屬亦曰某日常雩大祀天於圜丘其爲謬妄不可勝言矣自記

爲人後者子孫降服本生議

爲人後者服本生例降一等矣其所出子孫之服古今禮無明文非闕也君子可以義推也或曰禮無明文從本服也爲同父周親之後則所出之子服本生祖父母宜小功爲同祖周親之後則所出之子服本生祖父母

宜緦麻孫以下由此殺焉耳然則爲同宗無服者之後子於本生父母猶朞也子之子遂惄然其無服也是豈情之所安乎而何論其下乎子夏曰何如而可爲後同宗則可爲後以一本之誼出而爲無服者之後禮之所許也旣爲人後而其所出之子若孫即可以不服本生禮之所未言也以高曾而撫曾元世固罕矣若以祖父母而撫諸孫十室而五者也當其同居之時親愛祖父母鞠育之愛矣未幾而父爲人後且疏族也不能不挈子以往也一旦遘祖父母之變哭泣奔赴孫豈無情也者而不爲制時月之服以服之則喪次如弔賓非喪次

如路人也奚可哉嗟乎女出嫁於他氏女之子於外祖父母小功也而後人猶議加之子出後於疏族子之子於本生祖父母無服也而後人無議及之此愚所未解也然則本生宜如何服也曰君子可以義推也爲人後者之子服本生祖父母宜大功爲人後者之孫服本生曾祖父母宜小功爲人後者之曾孫服本生高祖父母宜緦麻其他宗親之服皆視本服降一等報亦如之此古禮所未詳而今禮所宜補者也謹議

爲人後者之子先儒亦有議其服者孫以下無聞焉然而其義一也此可以類推也古來言禮之儒當有

見及此者而未嘗奏請制服以垂一代之法則嫌於律也律之關乎服制一以輕重定罪連坐亦如之爲人後者之子孫律於本生親屬服制祇論所後之宗支苟曰加重則罪亦從重矣今人之於喪禮冠服之變焉爾其他則均未盡也功緦之喪尤漠然不知痛也一爲制服服之者不過虛文而徒使決獄之官一切以服制科斷則六合之廣千百世之遙其因是而罹法者將不知凡幾也故雖明曉其義而無一人言之也雖然律爲小人設也禮爲君子言也君子而欲自盡其禮行於家焉亦可也自記

駮崔三過失殺父議

嘉慶五年棗強縣民崔三與其父鋸木風勢勁吹脫其支架之小木以致大木倒斃其父所司議曰律稱過失殺注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凡初無害人意而偶至殺人者皆准收贖此爲平人言也子孫之於父祖倫理攸關自應將過失情形詳爲區別即如乾隆中鄭淩一案施放鳥鎗黑夜擊賊而誤斃其母以可以殺人之物又出自其子之手即使無心而爲人子者亦復何顏偷息故當時遵奉

聖諭免其淩遲而予以緩首今此案核與不及不到之

義相符第名敎所關不得不抑情就法請援前例以覈決定罪

駮曰此議非也援鄭淩以例崔三尤非也夫崔三本無罪也而覈決之失入之甚者也假令當鋸木之時而故以木擊殺其父其罪當以大逆論手弄大木而木倒而誤死其父其罪當以過失殺論手支小木支之不堅而大木倒而誤死其父其罪亦當以過失殺論今崔三之父之死擊之者木也非可以殺人之鳥鎗也使之倒者風也非出自其子之手也不能與鄭淩一例斷也律曰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鄭淩之

罪

高宗予以絞決已從重矣然而

聖人之意固所以警天下之爲子孫者也孝子之事其親不敢有絲豪之不愼也如臨深焉如履薄焉周其耳目而密其心思無所不用其極也猝不及防而父若祖突死於其手苟有一聞之人心將必呼天搶地而願從其親於地下矣殺之以成子孫之志雖絞決焉可也不然而或溺泣求生力白於問官以冀其身之不死則是當父祖之死漠然而不知痛悔其心已先死矣殺之以誅子孫之心雖絞決焉亦可也此

聖人酌中之精意也然而非崔三比也律曰貧不能養父母而父母自縊者流又曰子婦殺翁姑而其夫不能管教者杖且枷夫不能養而縊其親不能教而殺其親已幾幾乎身致其死矣然而其罪則流也杖且枷也皆不至於死也今崔三之父之死豈崔三身致之乎與父鋸木執業之工也非不能養也不能養而死其親流之而已養而死其親何以死乎人之妻可以管教也天之風不可以管教也不能教而死其親杖之枷之而已不可教而死其親又何以死乎謂其不能救父之死而死之則凡醫藥之不靈而冥然以死者其子若孫皆可死

乎謂其不能救父之慘死而死之則凡水火之不測而突然以死者其子若孫皆可死乎吾故曰崔三本無罪也非特無死罪也而當時議者乃援鄭淩以例崔三豈律意哉嗚呼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殺一崔三將使天下之世爲木工者皆不敢與父鋸木矣何也風不可知命亦不可知也然而密室無風之地斷不能鋸大木也柰之何以死罪罪崔三也謹駮

對鋸大木必壯者在上年長者在下假令崔三負在下之遜而故令其父在上以致大風倒木父遂傾跌致斃則亦不能無罪也今本案實爲壓死則其父明

係在下矣何罪之有前在城西草堂與徐柳泉同作此議文成大略相似一笑置之後從徐氏遺書復見原稿柳泉已爲加墨感亡友鄭重之意存諸集中更設一難以見吾議之確自記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一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二

鄞 董沛 孟如

書事

書殷孝子

余夙聞殷孝子事咸豐辛亥偶過殷家坑叩其里人雖婦女童孺亦言之鑿鑿而孝子之名終莫之知也孝子者鄞縣人父賈於蘇州遘疫死同伴殯之漏澤園以書告孝子孝子有母爲孝子之少也故匿之旣長而後告之孝子大哭辭母如蘇州蘇之漏澤園仍宋舊在明曰廣孝阡停棺千百纍纍然無標識殘骸遺骼爭奪於狐

冤之口而不知誰某者相錯也孝子至則殯父者死矣訪之不得簽之又不得日行哭禱於神廟夜詣叢葬處焚楮幣而宿於其中每一棺宿一夕紉油布裹其身而支木藉苫於下雖風雨不避也燐火熒然時從頭面上過孝子則流涕而祝之如是者兩月夢有老父謂之曰吾土神也憐汝之孝而來語汝此去東南行墓上有金錢草者即汝父殯所也孝子驚醒趨而往視之符所夢焉明日啟其穴有字一行記於和頭曰鄞縣殷某之柩孝子撫棺哭哭人有好義者醵錢而資之乃還其櫬歸葬於鄉里此乾隆間事也嗚呼孝子其精誠足以格鬼

神其哀感足以動行路而相去百年吾鄉無有傳其名者可爲長太息也雖然其事可傳毋容以名之湮而遂湮之也於是書其事

書貞孝應氏女事

族父喬山翁以事過萬齡鄉憇於農家農固老而鰥者也偶登閣墮地而傷氣逆上不能旋張而呼痛勢將殆有女年四十伏牀而就吸之痛稍止可以進勺飲翁嘖嘖歎其孝鄰有老嫗曰此貞女也年十九未嫁而夫死故至今猶處室耳翁歸爲余述之余心異其事而未暇叩其詳也同治己巳余與於修志之役憶翁是語而更

詢之翁具册重過其地乃得女之本末焉女顧氏父曰賢詳鄞縣東鄙人也以舊姻許字徐錫宏錫宏歿女哭臨告於其舅在豪矢不嫁在豪諾之賢詳固有子好博而嬉賢詳老矣不能禁自食其力又不繼女乃依父居勤紡織以佐之賢詳賴以活云方喬山翁見女之時賢詳已七十顧翁指女而泣曰吾非此女溝壑久矣吾病溺而爲我吸之君驟見之而以爲異也然而積數旬矣吾日日瀕於死而不死者女生之也盡自是一年而病愈又六七年而賢詳卒女始歸徐氏以從子汝矜爲後今年五十九尙無爲之請旌者或曰女之孝誠異矣然

而其事不可訓也女子之所以事父者與夫固有別也余曰不然女與父天屬也長而有所避焉禮也其常也若夫存亡之際展轉呼號其勢不可以終日而爲之女者目擊之而姑忍覗之奚可也藥石不能下鍼刺不能及計無復之而出此最下之策爲吾父順一息之氣而延其一刻之生天良之所激而猶用其顧慮焉豈女之所敢安也自來貞臣誼士遘家國之變往往卓絕之行以孤特出之彼豈有一毫顧忌之念遷就於其閒哉程子曰凡避嫌者中有所不足也此可以風天下矣昔吳中有寡婦舅亦老而鰥者婦事之孝問煖噓寒罔不曲

盡或且以蜚語中之無何鄰家失火一村皆灰燼而寡婦之屋巋然獨存嗚呼忠孝之行迥出尋常薄德者疑之拘禮者苛之豈知愚夫婦之心足以質天地固未嘗求合於拘儒之繩尺哉嗚呼難矣

同治庚午余具其事聞於有司旌表如例越二年女卒爲立特傳於新志中 自記

書吳家山遺事

甯波吳家山有二一在定海前明倭寇嘗居之一在鄞境距縣城五十里林壑深峻環而居者數百家以巖險爲風氣咸豐乙卯余從太守段公過之諸鄉老來見與

談舊事而得吳逆倡亂之略吳逆者名正祥族於山下世習獵偶入古洞得劍一印一天書二卷如其法以符水飲人力頓長兼曉技擊縣民神之投贄儕稱門下者甚眾吳暴富遂蓄異志號召其黨編立名冊署將帥官屬刻日起事議用人以祭旂而山中皆羽翼無可殺者眾方聚謀賣餳者見之啃曰此胡爲者營營然將造反耶吳聞懼其泄乃縛而用之凡殺人必跪諸地握其髮引頸使長而加刃焉賣餳者癩無髮則纏其首而自後挈之賣餳者死妻蹤跡其夫不得哭於路甚哀吳之黨或憐而私語之益驚哭要鄰保以訴於官吳有姻戚某

懼株連亦入城告變東南承平久郡縣驟聞亂駭愕失措提督某無將材遣標弁往捕之不克親帥師抵山下逆民抗鬭馳報至省巡撫熊學鵬以提帥親出事不細亦兼程至鄞鄞令張又泰方困軍興不虞巡撫之猝至也不及辦供頓學鵬於所坐肩輿中度一夕次日會兵搜山吳仗劍執印依天書作法寂無驗遂就擒按其名冊捕諸僞官死戍者纍纍或謂吳之先嘗以獵採猿穴潛聚硝磺焚之盡殄其種及吳臨刑一猿突至蹲而號俄頃失之蓋孽報也噫異哉太守歸命余記其事乃書此以補舊志之闕

書癸卯水災事

癸卯之春西北有白氣夜見長亘天占者皆曰兵象余曰非也取相生之義是當水災其年仲秋月三日天大雨八日逾甚溝澮皆盈融風陡作揭瓦破壁射人如箭是夕二鼓東錢湖隄決十丈有聲如雷金峩玉几諸山俱以出蛟告太白山崩寬廣可百畝龍戰於野雙目炬張水流石罅皆血色狂濤噴盈平地頓高丈餘或八九尺余所居曰高塘亦至三尺登樓而望水氣逼空山谷廬舍若隱若見如蜃樓海市出沒於雲霧縹緲之中浮楦薪野而下撞擊有聲羣蟻浮淵恣食骸骨百姓號呼

覓柩者舟楫縱橫夜則游燐撲面閃爍如鐙遍地淒涼但聞鬼哭城中湖橋頭賣餅朱翁風毀其破樓全家壓死生薑漕水勢逾大有猴姓登舟避禍風起舟覆一家七八人俱死牛羊上樓雞犬登屋庖湢房溷之間蛇虺僵斃竈下婢無執爨處人食糕粉以度朝暮晚禾漂沒無遺越四日方退路有人跡鄞士在省秋試者聞句甬片土已成大澤莫不南向慟哭父老言乾隆三十五年五里塘決水亦頓漲然數刻即退未有如此之甚者謂天蓋高真無從往訴矣南雷黃先生曰水於五行屬智今世以機械為事智既邪出水亦橫行余嘗攷之易乾

鑿度曰北方爲信中央爲智又曰水土二行兼信與智
中庸注曰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春秋元命苞曰水者五
行之始萬物之信由生南雷據服虔之說未爲精當第
自人心媮薄鬼詐肆行朝令夕更蜉蝣變化忠篤誠謹
之風渺矣罕覯其所謂智者亦是機巧而非明達於是
土德衰微不足以尅水而水亦蛇奔獅掣不可復制余
與南雷之旨文異而實同也夫東南地勢汙下濱江倚
海寶爲澤國吾鄞自紹興十八年大水下逮乾隆三十
五年閱六百餘載計二十餘次鄉土之人蕩爲波臣者
不知凡幾矣我生不辰遭此鞠凶三歲之內兵災饑饉

萃於一邦不能不翹首而問天也

書寶順輪船始末

中國之用輪舟自甯波寶順船始也咸豐初豬寇亂東南行省大吏注重於腹地徵調絡繹亟亟以防勦為重而於緣海歲時之巡哨膜外置之於是海盜充斥肆掠無忌憚狙截商船勒贖至千百金不止時則黃河潰決戶部倣元人成法以漕糧歸海運沙船衛船咸出應命而以甯波船為大宗春夏之交聯帆北上雖有兵船護行盜不之畏也每刦一舟索費尤甚至遣其黨入關公然登上座爭論價目諸商人咸憤之慈谿費綸鋕盛植

琯鎮海李容倡於衆議購夷船爲平盜計顧船値頗鉅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淸方兼道府之任蒞事甯波爲請於大府令官商各墊其半歲抽船貨之入陸續歸還以乙卯五月十三日始計數捐釐並充歷年薪水傭資衣糧彈藥諸經費鄞縣楊坊慈谿張斯臧鎮海俞斌久客上海與洋人習遂向粵東夷商購買火輪船一艘定價銀七萬餅名曰寶順設慶成局延鄞縣盧以瑛主之慈谿張斯桂督船勇鎮海貝錦泉司礮舵一船七十九人陳牒督撫咨會海疆文武官列諸檔冊此甲寅冬季事也明年粵盜三十餘艘肆掠閩浙竄至北洋與它盜合

運船皆被阻張斯桂急駛輪船於六月出洋七月七日在復州洋轟擊盜艇沉五艘毀十艘十四日在黃縣洋蓬萊縣洋復沉四艘獲一艘焚六艘餘盜上岸逃竄船勇奮力追擊斃四十餘人俘三十餘人十八日在石島洋沉盜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運船三百餘艘北洋肅清輪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盜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輪船率水勇船進扼洞下門兩相攻擊自卯至未盜船無一存者餘盜竄黃婆嶺追斬三百餘級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盜船四艘十四日在烈港洋沉盜船八艘十八日復在石浦洋沉盜船二艘十月十八日

復在烈港洋洗盜船四艘南界亦肅清三四月間洗獲
盜船六十八艘生擒盜黨及殺溺死者二千餘人寶順
船之名震於海外然是時中西猜阻距五口通商之和
約僅十餘年北洋無夷蹤創見輪船頗爲疑懼山東巡
撫崇恩言於
朝
詔下浙撫詰問將治給照者之罪毋許欺隱段光清召
諸紳士籌所以覆
旨者余曰此無難也商出己貲購輪船以護商且以護
運官之所不能禁也船造於夷則爲夷船而售於商即

爲商船官給商船之照例也不計其何自來也但今毋雇夷人毋駛北洋以此入告而已光清然之如吾說奏記巡撫巡撫何桂淸以
聞遂置不問又明年丙辰滬商亦購輪船與甯波約一船泊南槎山杜洋盜北犯之路一船巡浙海以備非常盜益斂迹未幾西人入天津重定和議北海口亦許通商夷船駛中國洋無間南北盜遂絕迹中外臣工咸知輪船之利有裨於軍國曾文正首購夷船左文襄首開船廠二十年來緣江緣海增多百餘艘皆寶順船爲之倡也寶順船雖僅護運而地方有事亦供調遣洪秀全

踞金陵謂之以守江法蘭西窺鎮海謂之以守關在事諸人曁受勳賞而張斯桂貝錦泉久於船中以是精洋務斯桂起書生充日本副使錦泉起徒步至定海總兵官尤異數云自中原底平海道無風鶴之驚寶順船朽亦復無用然原其始則費綸鋕盛植瑲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屬之鄞人林鳴皐粤人鄭壽階鄧書燕說流爲丹青恐閱者因而致疑故詳書其本末勒石於天后祠中俾後之人有考焉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三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三

鄞董沛孟如

題跋

明州繫年錄題詞

紀郡事自周元王三年遷於
皇朝同治二年建置興作兵戎振卹祥異貢市依年編之仿通鑑輯覽例提行爲綱亞格爲目以創地志未有之書雜綴羣籍斐然成章斷句零篇皆注徵引則
國史館列傳法也閒有點定以本字別之曰明州者始建郡之名從其朔也

吳平贅言題詞

上之於下非能家到而戶曉也必有文字以達之下之於上非能口講而指畫也必有文字以宣之邑雖小安可以結繩治乎雖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本諸身加諸民區區文字抑末也吳平涖事將及期年日治官書頗多手稿刪存八卷題曰贅言上 隙自知蓋不免口頭禪之誚已

汝東判語題詞

攝邑東鄉毫無善狀惟詞訟較多手自裁判不敢不盡心也門人江孝廉履齋李文學暢亭隨侍幕中錄之成

帙比部彙編為五卷而以雜文一卷附焉嗚呼山縣僻陋衙署未建城郭未修倉廩未充溝渠未浚公私困乏蒿目束手而無可如何此區區者補弊救偏稍免曠日之誚於吏治奚益邪聊書簡端以志吾愧

晦闇齋筆語題詞

建昌古海昏也海之義曰晦昏之義曰闇古人殆有取爾光緒癸未承乏斯邑水則沌沌然旱則蟲蟲然民則營營然官則汲汲然晦象也闇象也坐臥之室顏曰晦闇齋不及期年引疾去矣手錄公牘編為六卷以晦闇齋筆語題之吾之不明吾何嘗不自知邪

四明詩幹題詞

族叔竹史君從先贈公讀書與余最契成郡諸生未强仕遽卒生平好爲詩而不自愛惜遺集一卷藏余家僅百餘篇耳是書爲咸豐戊午所輯雖已採錄尚未整比君旣歿諸子幼沖書籍付債家稿亦隨去余屢索之不應也越二十年債家中落盡售其書契家子蔡宸卿舊游君門購得是稿稍次之爲三卷以寄江右嗚呼四明固詩窟也於鄞則有甬上耆舊詩於慈則有谿上詩輯於象則有彭姥詩蒐於奉化則有剡川詩鈔於鎭海則有蛟川耆舊詩而合一郡之作以採二百八十峰之祖

幹固未有成書也君所輯雖無甚祕册而吾郡唐以前之篇什略具焉矣流落他氏若存若亡卒能傳播於世是亦鄉先生之靈爽所默爲呵護者也

萬柳隄唱和詩題詞

豐城沙河隄保障三縣自癸巳潰敗幾五十年屢議修復而高安持異論卒無成緒庚辰九月余攝淸江延高安人而曉之曰水之害愈決而愈大愈潰而愈深也此時豐淸兩偏隅實當衝要高安地處後路疑若稍緩過是數十百年此兩偏隅必爲澤國高安將獨受其災矣君子之謀事慮及子孫不徒計目前也盍乘此時亟圖

之乎於是高安陳孝廉邦畯等深然余說合修之議遂定葉廣文梅臣舊司臨江郡校譜練工作余與之同相隄址請諸大吏俾監是役經始於辛巳十月告成於壬午五月長隄屹然亙十餘里廣文命諸鄉民插柳萬枝徧護隄脚首倡二長句以紀其事和者踵之至數十家時余已量移東鄉不復預隄務廣文郵此詩乞爲之序夫古之成大役者每有歌詠以驗民樂諸君之詩工拙姑所不論然皆上下同聲頌此隄之美利則知舊尹倡修之舉爲萬不可稽而廣文視事之勞爲萬不可沒也因名此隄曰萬柳隄而題此集曰萬柳隄倡和詩庶以

承廣文之續云

朱氏鄞縣志跋

右鄞縣志二十卷

國朝康熙十一年縣令朱士傑撰士傑字亶庵鑲白旗漢軍人以廕生知鄞縣砥礪品行每朔望率兩庠士與府學教授沈墹講經義又嘗修狗頸塘固循吏也是書自嘉靖以前大略本之東沙府志然如職官之張信人物列傳之楊恕不滔東沙之謬亦見攷核其自嘉靖以後多爲聞志所襲用汪源澤序中所云壬子新志即是書也康雍以來縣人無一稱之幸其書全帙具在不可

沒也余修縣志列是書於舊志源流且爲宣庵補立名宦傳焉

錢氏鄞縣志跋

是書體例清整特立辨證一門糾舊志之失亦見攷核然引寰宇記荆州人物以證文種之非鄞產不知寰宇記明州人物亦有文種也徒見三國志注引會稽典錄吳王修爲鄮令語而删之不知宋志稱修爲鄞令亦明云出典錄也删宋代特奏名進士疑閩志之輕信譜牒不知皆乾道圖經所有非自閩志始也明知唐有兩徐浩而辨賀監之署四明狂客又以徐季海爲四明山人

不知季海無此稱也此皆其失之大者至於徵引舊籍甲乙混淆刪改原文失其本旨尤不勝枚舉矣當時蔣樗菴辭局而去別撰志稿後縣令周君擬將重修之惜乎其不果也

南天痕跋

南天痕二十六卷舊題西亭凌雪撰蓋寓名也書中有私印曰家在四明曰堇江逸士知爲鄞人吾鄉前輩無道及是書者近數十年始有鈔本或謂是殘明遺老所作然書中敘述

興朝皆恭書

大清未必出於般頑之手殆康雍間好事者爲之耳其書以温晒圖南疆佚史爲藍本例言亦全襲之但温氏所採不過四十餘種而西亭自述引用書至九百七十四種不列且其有目者凡七十九種則校温氏爲詳紀略二卷分子目四列傳二十四卷分子目四十增改體例如宗藩遺士義士武臣鎭臣雜臣諸目皆温氏所未有也敘事簡雅可方金史以視近人李瑤之佚史摭遺高出倍蓰矣

它山圖經跋

四明它山圖經十一卷鎭海姚復莊先生所撰也敘述古雅山水源委皆得之目驗實能盡其曲折而攷古頗

疏宋人舊志僅得魏吉州它山備覽一書而乾道寶慶開慶諸郡志似未嘗見也即元之延祐至正二志明之成化嘉靖二志均未一檢其所徵引皆仍曹志錢志之舊又近人所著它山小志光溪志鸛嶺志諸書誕妄甚多偶或輕信至私家譜牒大都僞造官蹟事實以誣其先人而亦羅列於里獻卷中尤爲欠審先生以詩文名海內不耐瑣屑之攷證然俗語之失流爲丹青將恐後人以先生名重遂據是書爲故實而不復致疑也故詳論之

甬東正氣集跋

因國之交吾鄉號爲忠義湛身殉節及採薇行遯之士指不勝屈而其文字之存於今者蓋亦僅矣此集二十一家爲先訓導公所錄皆未見全集從他書搜採之故如張忠烈周鄮山諸集吾家有其書而此集反不見錄也沛嘗見盧青厓四明文獻集袁陶軒四明文徵所收諸公之文尚不止此若林中丞華檢討萬戶部林端節四家其集均有傳本猶可選採以補此集之缺然集中行朝諸奏疏藉以見錢莊楊董諸公桑海謇諤之大節使非此集之存幾成絕響訓導公原序所謂鄉國一寶書者信乎其可寶已同治壬申命寫官重錄淸本越十

年刻之汝東附識數語於后集分四卷爲文五十二篇

甬上宋元詩略跋

歲在壬戌編甬上宋元詩略藏之篋笥閱二十年庚辰攝清江始付剞氏覩古人詩有以一句傳者寶慶四明志五經堂在郡學中樓郁句云五經高閣倚雲開黃氏日鈔載其自作詩亦有悠悠旆旌馬蕭蕭之句此集錄東發詩已得二篇偶爾單辭原可從佚惟樓子文絕無隻字集中採諸家詩亦無僅錄一句者乃識數語存諸簡末亦以示網羅不遺之意光緒七年六月刊竣自跋於縣署之清碧廬

梅墟廟仙隱二字跋

漢書稱子眞先生隱於門卒而吾四明舊志則盛傳其仙蹟鄮之梅墟定海之梅岑皆以先生得名先生當炎運之厄逆知王氏矯誣之禍直言悟主不見省而歸亮節高風與郭欽蔣詡逢萌諸君相輩千百世下猶足以廉頑而立懦其仙也其隱也皆其偶然寄跡也梅墟舊有廟以祀先生嘉慶甲戌沈君槐重拓之今其晢孫垚承先緒偕同里諸君子復新是廟而屬余膀之乃摘張喬詩仙隱二字俾懸於右室同治癸酉五月并跋

宋昭烈公廟碑跋

鳳凰山神昭烈公廟碑宋紹熙二年奉議郎知金州石泉縣王仲記廟在漢陰守帥四明楊公往返展敬屬邑令何君修之竹木瓦甓鐵石丹堊以枚數斤會者四萬八千有奇經始於紹熙改元八月癸未訖事於中冬戊寅公持本道漕節賦二詩冠冕前作又大書廟之額榜歲遂大熟無水旱疾癘先是己酉冬公書鐵石之心始敷密雲已布水沈之煙未斷雨雪其霽之語揭於廟文士父老交稱爲美公抱負道學去橫費禁苛斂安邊陲和軍心興學校作士類重農政綱舉條敘密輔宏化列城叢祠率職惟謹云云文漫漶不易讀據其可知者聯

屬之楊公之賢亦概見矣惜其名無所攷耳鳳凰山在漢江左岸北史謂之金鳳山

顏魯公書東方朔像贊跋

范氏天一閣名播海內非特藏書之富也即碑版亦多舊搨謝山先生嘗編其目粵寇陷郡書多散佚薛叔耘同年備兵浙東爲整比之僅存什二三耳碑帖亦大半落他人手張棣笙廣文所得最多此碑字畫完整神采奕然洵世間希有之本慈谿費君旻書珍藏之不輕示人後有萬隱君壽祺跋語萬徐州人明季孝廉國亡不仕與黃棃洲諸公友善棃洲年譜中一及之嘗客四明

因得題此碑行草蕭散當與其人品相肖曼書嗣君瑚卿廣文與余同寓甬東屢請題數語甲午六月觸熱書之

半圃圖跋

儀徵相國書半圃二字以贈盛藕塘司馬隸法絕工後爲贊君曼書所得遂顏其書室吳小松爲之圖曼書自記之丙戌三月哲嗣瑚卿茂才出以相示屬題數語昔吳中惠先生士奇自號半農以樸學傳其家子若孫蔚爲經師冠於海內今曼書自署半圃而瑚卿能文章有聲庠序他日馳譽儒林當與惠氏相後先矣吾願爲瑚

鄉勗之

清江縣署親民堂記書後

清江縣署前堂曰親民明嘉靖中縣令仁和沈淮所題也崇禎中劉晉卿侍郎以後令秦鏞之請始爲之記晉卿爲南皋先生高弟實傳姚江之學故文中所闡發皆古本大學之緒言余以辛巳攝令此邦慨慕前修重書此記嗚呼使清江人更數百年上下相親如一日豈獨晉卿有是心邪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三

正誼堂文集卷二十四

鄞　董沛　孟如

贊　誄　辭　祭文

周烈士贊

周烈士名殿奎壽州人也以材勇充漕卒流寓湖州粤寇亂南漕停運趙忠節公方守鄉郡募其卒為一營口口潘君懿知殿奎才言於忠節俾長之從克長興先登賞五品銜辛酉九月賊舟千艘犯縣境潘君督民團力戰夾浦眾寡不敵遂敗潘君投溪河賊已屬至殿奎急躍水負潘君出攀登他舟而自以身還戰手刃數賊力

竭死潘君命子孫世世祀之越二十二年潘君剌甯都貽書東鄉介吾友蔣仁甫乞傳其事乃作贊曰

洪潦橫行湖州獨存矯矯忠節不愧世臣於時參佐下及州民同志同德力抗賊氛緊周烈士勇健邁倫曹交九尺顏高六鈞疇識拔之曰惟潘君長爾儕伍自成一軍我恢我城我克我闉援布而上先登策勳茫茫太湖縣扼其津西北險要出入之門羣盜東來猰㺄狺狺飛渡帆檣攻我湖郡潘君小隊聯絡諸屯眾寡不敵將吏師奔乃投溪河瞬息漂淪烈士大呼急援其身入水出水疾如旋輪隻身返鬬雙目皆瞋橫矛跳盪直陷賊羣

斷脛而死完此忠魂魂歸無宅魄朽無墳死事之所夜見陰燐潘君哀之喪如所親春秋報享詒其子孫一言知已終身感恩嗚呼烈士入中鳳麟艮璧可碎沈檀可焚嗚呼烈士千秋不泯

陳氏祠祔祀六畫像贊

南郭陳氏有祠在長春門內蓋其宗之賢者渭文南有君錫三君所創議而其子滄湖勝遠栫櫓三君建之也道光乙酉祠成宗人不忘前三君之德刖構樓三楹肖像祀焉越四十年郡遭寇亂祠存而像毀於是後三君之歿亦已久矣宗人爲前三君補畫像而以後三君補

造之功尤不可沒也績繪其像而竝祀之栟櫚君之孫

承紳余門下士也再拜請記乃序其略而係以贊曰

城南之陳宅於宋時歷年七百乃建斯祠疇圖厥功經

營伊始曰前三君之賢詒爾令子令子克家家乃其昌

繼緒不墜肯構肯堂州城在前湖水在側垣宇峩峩永

世無極永世無極後三君之力崇祀爾勞推念先德先

德弗忘報之以馨香猶歟世美惟陳氏之光

方夢香像贊

淵乎其神穆乎其容我不見君見君圖中君也少孤嫂

嫂依叔滄溟遠颿乃賈滬瀆卓爾自守崇實屏華廉三

貪五以昌其家
王旅徂征糧餽供億爰輸爾財用佐軍食
天子曰咨茲惟爾勞
錫爾官秩少府兵曹逮事寡母孝乎惟孝榮被
帝恩鬱鬱阡表乃以槃絜施及州閭嗟彼旅䰟亦安其
居云何艾齡哲人遽殞門法彬彬繼世不泯令子載起
義聲斯姚覃受
崇封疏寵於
朝純終令聞江水泱泱慕君生平敬贊遺像

同知銜國子監典籍周君誄

余交周君三十年於今矣而過從恆少甲戌夏志局移月湖始數來今年二月觀舞於郡學握手話舊知君年六十擬爲詩以壽君而迫於計偕不果作比南歸猶一再見之其繼見也爲七月之望觀余新製曲擊節歎賞嗚呼豈謂纔隔三旬而君之訃遽至耶君名際廷字齊亭鄞人也三歲失怙母夫人鄔氏撫之成立十七授徒不給於養顧善畫每出所作人競購之以是得奮値用佐菽水性沈敏研究經史皆有心獲遂成諸生稱一時名宿同治初鄉郡新復當道夙重君延主局務君雖以特恩授國子監典籍晉同知銜然亦無仕宦志也君事

母盡孝承奉意旨能得懽心母病恆在牀蓐扶持抑搔
非君無當意者君亦朝夕侍側不敢少懈女兄弟二既
適人而歿時卹其家而養其遺孤待羣從昆季以及其
子若孫咸有恩紀門法彬雅鄉里稱焉周氏入
國朝三世以右職顯而並能詩號儒將逮君祖尉西鄉
以善治箋奏爲大府所重君父小崖先生負儁才詩筆
穎秀高出流輩又熟鄉里掌故著有成書君雖不逮事
其父而由從兄佩斯以上溯家學七葉薪傳到今未替
蘄泰子弟如君者亦門戶之光也而惜乎其遽死也君
卒於光緒丙子八月十九日娶孫氏襄陵知縣家穀女

子以祺縣學生女四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也臥病僅三日以祺方赴省試聞訃遄歸猶得視含斂葬有期請爲旂旐之辭以表君行余交周君三十年於今矣何可辭也誄曰

大陂不滓揚其淸芬世育門材以逮於君君少就學卓爾冠羣孤童奮起業廣惟勤內行肫摯以順乎親房從怡怡和氣當春吾鄉畫家倪呂胡陳君也繼之匯矣前人蕭然吾廬佩服申申是豈常物王謝家門奈何稟弱癯瘠其身終年藥裹甘苦寒温元化悠悠去日若駛慼疾中秋君以不起嗚呼哀哉星言奔喪遠道遊子曷不

少留忍死以俟嗚呼哀哉昔哭君兄忘年知己今又哭君寫此哀誄金風西來靈旐東指白蓋素車君魂逝矣嗚呼哀哉言言北城在水之涘同溯舊遊維君宅里蘄我千秋言猶在耳傳君生平潸焉出涕嗚呼哀哉

陳淸甫舍人誄

同治壬申八月己卯內閣中書舍人陳君淸甫卒其同年友董沛以翼日聞訃趨弔其家撫尸而哭之越月癸巳乃克抒辭寫哀以爲之誄嗚呼孰謂淸甫之止於是也歲丙午余與陳樹珊武部同受知於少司馬吳公補鄞學弟子員因得交其兄都轉景山先生先生故長者

以愛弟視余淸甫爲先生季子纔五齡耳生具敏慧超軼凡品既長好學十八成諸生踰年食餼先生歿鄉郡遭亂奉母盛太淑人走上海亂定乃返仲兄鈞堂比部負雋才掉鞅文社而淸甫與之埒丁卯之秋同舉省試輸皖饟授京秩辛未下第意侘傺不樂留都下供職數月亡何假歸將以今歲冬挈孥復行而淸甫竟卒矣淸甫敦友誼以急難告者量應之無恡色比年來余以同譜之好相知益深每過舊雨草堂流連旬日孤鐙短檠雜論古今事往往達旦鈞堂踔厲風發不可一世而淸甫濟之以縝密其爲文亦然鄉里學者翕然交推之雅

好古碑及前賢書畫眞蹟藏弆數百種閒爲詩清婉可誦不自收拾存者無幾嗚呼孰謂清甫之止於是也清甫名守湜後改清瑞別字曰頌叔娶吳氏生二子二女幼女之生以清甫死日於是鈞堂官都下伯兄意蘭司馬率孤子主其喪旅旐之辭以誌崖略固余之責焉已誄曰

嗚呼清甫亡也何遽恩恩卅年閻浮一度嗚呼清甫幼號奇童不竟所學而以此終嗚呼清甫競爽齊名奄弱一个胡不溺零嗚呼清甫棲棲京國幸而南歸不死於客嗚呼清甫婦弱子雛遺言在耳鄭重讀書嗚呼清甫

篤嗜金石叢殘手摹都爲陳迹維我識子子尙弱年兩世契好紀羣之閒知子之文淸廟之器再上春官不得一第痛子之身有物蠹之日耗其精危不可醫歷歷舊遊如在目前文壇旗鼓酒市杯盤揚帆遼海驅車燕關肺腑相語得意忘言沈痾三月孤魂一棺遺女墮地共氣同樂靈帷寂寂長夜漫漫鮒憂波涸雁叫天寒此別千古來日大難猶冀我夢尙覩子顏嗚呼哀哉

王烈婦誄

烈婦孫氏會稽人國子監生悅祖女也少婉婉事親得歡心以字同縣王繼本繼本具軼才年十二試於郡縣

輒冠其曹十五成諸生明年娶婦婦旣歸益勉其夫日振於業事其舅鄞縣敎諭英瀾如事父兩家皆稱之無何繼木以劬學死年甫十九烈婦與同歲慟絶復蘇截髮誓從死而其父監生君以哭壻過哀亦感疾死婦哀號奔赴視斂畢乃歸葬夫子旣蕆事告家人曰吾今可以死矣遂絶粒家人百方解之卒不可以咸豐辛酉七月十六日殉距夫死二十七日耳敎諭君哀之甚命其次子繼香爲狀徵詩文同治甲戌繼香以計偕赴京過余邸請爲誄遷延未及作余歸繼香來鄞省其父請不已乃爲之辭曰

節彼南鎮維石峩峩誕育其人磊落英多匪惟儒冠傑士輩起辟靈所鍾乃在女子女子有行瑯琊之門資父事舅以順於親卓爾揟才譽溢邦族伉儷相莊勸相其學學之旣勤吁以殉身伏燭定句嘔肝修文嗚呼哀哉宛宛弱齡驟失所天天之阨我胡不我延嗚呼哀哉遺琴在牀遺書在案牂合三年決絕一旦嗚呼哀哉思我夫子終日涕零嗟我獨兮不如無生嗚呼哀哉淒淒子身誰諗荼苦荼苦薦臻復哭其父嗚呼哀哉父也生我夫也齊我我不見之誓見泉下嗚呼哀哉勺飲不入從容以畢距其夫死猶歉一月曹娥之孝越姬之節烈婦

兼之奚愧前哲嗚呼哀哉生不足樂死亦何憂乃侍父側而從夫遊淸風滿湖鏡水東流繄孝與節實焉千秋嗚呼哀哉

胡山甫招辭

嗚呼山甫之歿於今十年吾固知山甫非奄忽以死者也山甫好飲酒治家釀有法封置室中不五年不啟也依山爲垣垣以外皆竹筍出於庖湢之所覆以巨甕十日發之筍盤曲而長度之可二丈許自下至梢無堅節園有梨其實如升移植於他處輒死有白楊梅焉晚出而微酸全謝山所爲作賦者也卒其妻子課其僮僕耕

於田樵於山取歲時之用無憂乎不給此山甫之所以隱也顧山甫雖好飲而往往大醉醉則據巨石藉茵褥而卧預戒其家人毋擾鼻聲咻咻然至五六十刻始醒醒而起汗溢於頭額則汲溪水盥之遂以是成疾醫來戒勿飲山甫曰吾一日無酒則死戒而死庸愈於病而死乎飲如故期年而山甫死矣山甫喜爲詩而不嫻於聲律率爾成篇如明人白沙一派圍棋亦中品嗜之甚篤與人弈累日夜不倦金峩僧圓照耆詩與弈率類山甫山甫構茅庵居之及山甫歿僧挈衣鉢餅其墓大哭而去山甫姓胡氏名惟崇遠祖家當明初以軍功授羽

林衛總旗擢甯波衛中所世百戶七傳至宗明國亡停襲始爲鄞縣人山甫少時嘗試於郡縣以病歸遂不復試入貲爲貢生年三十九以咸豐庚申四月九日卒卒後一年而其子死又一年而粵寇掠南鄉火其家廬舍種植無一存者妻范氏依其族人居亦憔悴以死同治己巳六月之望余夢見山甫葛衣箬冠一鶴一童子從焉而其所居東指而笑比醒思之山甫其殆仙乎然則須臾變幻之境固不足爲山甫憾也明日具壺酒登高而招之其辭曰

升蛟闕而東望兮渺咫尺之瀛洲徐市去而不返兮奚

長生之可求惟吾土其信美兮揖洪厓與丹邱訪偓月而題名兮踵靈蹤於樊劉採菁韭之嘉植兮翩乘風以來游君亦思此閒之樂兮聽我歌而少留

袁維岳哀辭

袁君維岳之歿也余往視含殮啟其手而爲之衣焉血涔涔矣嗚呼此吾總角之交至於今三十年而以文章意氣相訢合者也而胡爲其遽死也歲戊戌君來吾家從先君子問學余十一君十三吾兩人文相似故爲馳騁而不能衷於法先君子頗喜之未幾而君病歸就醫常數月別又未幾而先君子卒兩人者名他師且數年

別矣然君壻於董氏長而娶歲時省外舅姑則必過吾家余請業於君兄月樓先生歲時起居焉亦必過君家其羣季羣從皆與余習而往來之迹吾兩人爲最親也試於郡試於行省亦屢與君偕斯可謂昵交矣君所居面湖而倚山風日晴和煙雨晦冥皆有佳勝好飲好弈余過之輒具壺酌駕扁舟放於湖流而嬉焉夜則棲其樓挑鐙共弈覩窗外有曙色一笑而寢嗚呼如君者使得優游文酒而享高年爲湖山東道之主而與一二朋好握手話舊以清談消遣歲月雖以布衣老焉可也而胡爲其遽死也君遘終堂之戚喪其兄若弟已鬱鬱不

自得而宗人瞯其弱謀奪君先人所置義產而私之大訟數年出不測之計將以殺君久之始解君素弱患咯血藥裹不去手及是益以氣逆足漸腫達於腹彭彭然如鼓沈困一年而遂不起矣君名世濟維岳其字鄞縣人也爲諸生有聲於時娶董氏吾族姑也子三女二同治丙寅三月八日卒年四十君素愛余文嘗曰吾四十當索君之序今君之年已及矣吾文猶是也而柰何將賀之而竟弔之也爲之辭曰

湖之水漣淪兮君遊焉而樂其魂山之石嶙峋兮君憑焉而怡其神挾靈氣而上下兮謝人世之游塵胡耿耿

而不瘵兮惟子幼與家貧嗚呼君兮遇之屯兮孰知其文兮而喪其身兮泠泠兮御風飄飄兮淩雲望丹旐兮歸來我誄君兮君不聞

盧菽園哀辭

國朝以來吾鄉稽古之學首推謝山全氏遊其門者以盧月船蔣樗庵兩先生爲最樗庵之緒一傳而絕惟盧氏薪火相嬗守其先代詩書之業而濟之以躬行至於今不衰月船先生有孫曰椿郎六橋翁也翁生六子其四爲菽園積學敦行期至於古人尤盧氏之秀者而獨賚志以歿吁可哀已菽園少工舉業補諸生第一三試

行省得其文者皆薦之而卒擯於試官學爲詩古文辭亦頗得端緒先世多藏書啟其篋而讀之宏覽強記同輩弗能及余嘗與之上下其議論抉諸家之奧窔泛引曲證以難菽園而菽園尋根討原酬答不少挫余心懾之而卒無以屈也年來文獻凋喪四明之學統幾於少衰得如菽園者三數輩卵翼之以底於成以作中流之一壺是亦吾黨之幸也而柰何其死邪程子曰賦生之質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間或值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公卿耆舊類多以賢哲之士爲之而明道之言如此豈有激而云然邪抑深察夫天地之變而有以究其

極也不然則如吾菽園者又何以死也菽園方頤廣額有壽者相其爲人和厚坦率家庭之內孝友無閒言人皆以大器期之而不料其遽死也其死也固非特盧氏門戸之厄也菽園名友燡字明輝鄞縣人咸豐十年九月十日卒年二十八妻董氏子光圻俱前歿六橋翁傷之甚每謂余曰子辱與吾兒交盍爲文以志之余乃略序本末以抒吾哀其辭曰

翳大專之槃物兮數多奇而少全痛吾子之遘厲兮命遽促而不延學袝隱以上溢兮而竟喪其天年則曷慰夫親心兮猶賫恨於重泉

禱雨文

光緒九年七月己卯朔江西建昌縣知縣董沛等謹以瓣香之儀昭告於上下神祇之前曰鄱湖盛漲旁灌鄰州建昌低鄉尙患積水西南高壋又以兼旬不雨苦被旱災逢此洊凶蒿目無計惟神誕膺祀典覆育我民民之顛連神所憫也普施甘澍以渥焦土俾我稼暢茂歲事有秋令與小民不勝大願敢告

禱普濟龍神文

光緒九年七月七日江西建昌縣知縣董沛謹遣本縣典史首成怡致告於安義縣聖水潭普濟龍神之前曰

敝邑亢旱一月餘矣禾稼焦枯望雨孔亟沛忝守吏德
薄災生覩此暘烕憂心如灼伏惟明神受
先帝之封榮被
宸翰造福於江右者不獨一鄉也矧此建昌近在鄰壤
敢乞旌旆辱賜降臨俾敝邑封輿咸慶霑足荷天之庥
即明神之賜也尙其鑒之謹告

禱城隍神文

光緒九年七月十六日建昌縣知縣董沛等齋沐申告
於城隍之神前曰吏職治明神職治幽幽明一理皆所
以體上天好生之德而保艾我民也去歲建昌民苦洪

潦、今不雨已久矣、水災之後、繼以旱災、民力幾何、何能堪此、令之不職、實膺天譴、千萬窮黎、嗷嗷待命、當非神之所忍視耳、兩次祈禱、雨尚未足、謹率僚屬三次設壇、仍申下悃、轉移之權、神實司之、願爲闔境小民、流涕以請焉、謹告、

知州銜封朝議大夫江西建昌知縣董府君行狀

曾祖雲蓮鄞縣學生

敕贈儒林郎妣殷氏沈氏王氏贈安人

祖琨乾隆乙卯舉人新昌縣學訓導

誥贈奉直大夫妣俞氏李氏贈宜人

父岵甯波府學廩生

誥贈奉直大夫妣陸氏邱氏贈宜人

本貫浙江甯波府鄞縣人

府君諱沛字孟如號覺軒學者稱覺軒先生系出幽州令諱賓十四傳諱知日爲洺州刺史居廣平又八傳諱

賢宋仁宗朝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賜第西京居洛陽又四傳諱俊由洛陽扈蹕南渡居於鄞遂為鄞人府君家世儒學生具異稟精爽過人四歲入塾客指几上文竹命對應聲曰武松客大嗟賞曰是何異王瓜后稷也七歲能詩十一歲學古文未嘗為經生藝應縣試即為縣令舒公屋庵所器十九補博士弟子踰年補增生汎濫四部徧讀家藏書復求之同縣煙嶼樓徐氏抱經樓盧氏天一閣范氏繼至杭州借

文瀾閣書閱之學極淹貫徐柳泉先生以文章鳴東南名士萃著籍門下獨於府君為忘年交深相推重柳泉

先生就私第開志局甫就緒而卒屬府君終其事書出咸稱殫洽同治丁卯舉本省鄉試光緒丁丑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抵省後會稽趙撝叔薦於撫軍劉公充江西通志協輯官一年識事己卯分校鄉闈得士十二人爲同考十六房之冠庚辰攝清江甫下車修城葺學宮修中洲隄豐粱隄皆捐俸爲倡而豐城河隄關繫三縣已廢五十年亦同時修復歲增穀六十萬石其功尤鉅縣有樟樹鎮分設釐卡以丁夫訛索幾釀巨案上游惑於局員之訴逮治士民府君獨謂不可至以去就爭之乃得解旋攝東鄉興舉廢墜略如治清江時又簾高

才生於書院一月六課親爲批削士皆蒸蒸向學時李
公文敏方撫江西疏請以府君補建昌
旨未下即攝縣事未幾遂眞除建昌號難治重以水旱
之困民益罷敝府君至則祈求晴雨芒屨徒步枕草宿
堂皇取郵民粗糲沃湯食之報災牒上大吏以爲過實
手稟數千言仍上原牘爲民請命幾蹈不測逾月以耳
疾乞假明年將遂告歸撫軍潘公及學政陳公力挽之
假滿調上饒潘公保請逾格升用奉
旨交軍機處存記縣中承大水之後道路崩塌蒞事朞
月所修治者亡慮百餘里巡歷鄉郵延訪利弊而興革

之民以大懽乙酉六月復以疾乞休新任江撫德公允之遂解綬歸府君居官以四語自守御下貴嚴治獄貴審催科不求勝於前人事上不苟同於流俗所至以修整學校爲事尤留心文獻表章前哲在清江復匯川講堂在東鄉建帥文毅祠修陸文達墓在建昌復李文定祠使西江人士知所興起遇士甚優暇即詣書院講明禮教勸誡諄切承辦院試添鐙牌篷廠列長木爲坐具躬立階上督卒之自始至終士無一譁者每聽訟虛衷研問律之所窮徵於經史手自裁判不假幕賓邑人爭傳鈔之憫念囚繫修監獄及候審公所務令高爽冬給

棉衣夏給巾扇歲時給節物恩意周摯有感而泣者建昌山城舊有虎患府君至虎皆絕迹比回省虎復食人談者比之宋叔庠始去清江時紳民會者二百二十人詣當道乞留不能得乃盛設祖帳大書民不能忘四字勒石樟鎮去上饒東鄉亦如之並設位報功祠尸祝勿替潘公薦疏有云勤敏精能盡心民事歷任各縣判決如流興復水利隄工士民愛戴紀實也府君將歸令家人闢園地築屋三楹顏曰六一山房既至聚書五萬卷坐臥其中觀察吳公聘主崇實書院太守胡公錢公先後聘主辨志書院課史學悉心甄別所識拔皆一時名

宿士論翕然歸之於前賢著作尤所留意全謝山先生七校水經注原本爲有力者竊據乃搜求底稿重加校勘謀於觀察無錫薛公付梓復爲完璧辛卯督學潘公續阮文達兩浙輶軒錄府君輯四明嘉道後詩凡九百餘人上之以局於卷帙所採僅四百人因復輯

國初至今別爲四明詩以益前後輶軒錄所未備甲午冬月將開雕會病作不果他所著甚富已刻者明州繫年錄七卷依編年例徵引舊事皆集句爲之實自來地志所未有兩浙令長攷三卷自秦漢迄唐季吳越浙中縣令皆錄其姓名注其所本凡八百人旁洎丞簿官亦

二百餘人甲丁鄉試同年錄三卷府君以丁卯科兼補甲子科舉於鄉而他省先有甲子科最後則以己卯補丁卯是錄自同治三年至光緒五年採各省試錄凡屬同年皆書其名籍計四千餘人可備他日掌故甬上宋元詩畧十六卷採諸先輩之詩各注所出凡二百八十餘人較杲堂先生耆舊集宋元兩代多至八倍若吳平贅言八卷波東判語六卷南屏贅語八卷晦闇齋筆語六卷皆官私文檄爲當時所傳鈔者未刻者韓詩箋六卷韓嬰一家之言掇拾綦備踰於王范臧馬諸家而與陳氏相彷彿周官職方解十二卷稱引羣籍畧如禹貢

雖指而務求精塙唐書方鎭表攷證二十卷補正疏舛并列拜罷承襲諸姓名較沈氏合訂爲詳竹書紀年拾遺六卷斥通行本爲僞別採他書之引紀年者亦張氏朱氏舊例而繁富過之西江靖寇錄六卷與山東軍興紀畧吳中平寇記平浙紀畧豫軍紀畧相類而事事皆注引用書目更可徵信甬上明詩畧二十四卷所列明人本李氏全氏耆舊集而別採他書附益之甬上詩話十六卷亦採諸家之書間附已說董氏家傳四卷述先德綦備又今平準書今禮書今獻遺聞皆未定卷數若鄞縣志七十五卷慈谿縣志五十六卷所主修之書也

江西通志一百八十五卷所協修之書也府君樂府五言古浸淫漢魏七言古獨宗少陵晚乃參以韓蘇律詩由義山入杜七律尤儁上出於麟牧齋之右梅都而下不數覯也古文以柳州爲幹參以廬陵於明取潛溪震川於今代取湛園望溪晚景所造直接龍門矣詩已刻曰六一山房詩集正續凡二十卷文已刻曰正誼堂文集凡二十四卷外集十卷府君十三而孤事母邛太夫人備極色養逾壯恆枕太夫人之膝依依作孺子慕旣遭喪哭泣盡哀値春秋祭享流涕被面雖積年猶如祖括時也仲弟

欽旌俤弟濂季弟治相處無閒言一姊一妹俱寡撫諸甥衣食嫁娶不異已出從昆季之子亦振業之使有成立性亢爽面斥人過不稍依違奬勵後進則如恐不及待朋友能仗義前在京邸歸屠熊占孝廉之櫬賻忠節之後之陷爲優伶者當世靡不義之身後家無餘貲故舊門下多醵金相贈恤其清操可知矣卒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八元配秦恭人卒於同治二年年三十有六繼室張恭人俱無子府君甫五十即立季弟次子景祥爲嗣庚寅景祥入鄞縣學是歲側室田氏生子道榣府君年六十三矣女二長適同

縣監生陳愈濚次適同縣廩生忻江明孫二親焜親煜

府君以光緒甲午營生壙於鄞東鄞山橋之西南原歿

後始窆之而表誌未具今景祥道梠將乞言於當世大人

君子而以縉祺從府君久而知之之悉也請詮次大凡

以備秉筆者之採擇焉乃不辭而述之謹狀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一月受業從姪縉祺頓首拜譔